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遜志齋集卷十八

明 方孝孺 撰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

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其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絶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

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

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温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夭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脩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

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為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為詼諧無實之談故為君子所薄而後之麗辭怪說多

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逞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侈為

賛譽以為舜禹復生若諸金石誇燿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已之故苟汙無耻而不自知其悪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禄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為諂諛以全身斯為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

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勲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竪孫為司馬氏所陵刼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為千古之戒而其賛譽誇耀之虚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寫東羮澁類鉤摹而成

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踣厲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為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為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鵞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賾陰陽鬼神之藴與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廹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鉄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為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

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為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為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闕之蕭君彦祥彦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

旋中禮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為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册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醖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册豈後人所

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顔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内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藴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内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為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

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為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蹤容鳥獸虫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為通論也覧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書黄鶴樓卷後

奇偉絶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

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鐘鼓肆管絃讌會於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為盜區屠傷殺戮至於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頹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為國都旌頭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卧閲之恍然

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爲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顔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閒雅自得之趣非知

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為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嗤笑其所為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况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

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鋭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為區區小詩詩疑當作技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為尤甚相業功烈則吕氏

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斡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違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

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偽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為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汙衊為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鬼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為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

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覲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為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為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為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

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於家公之弟惠仲父預脩先朝實録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礲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為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

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為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竒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

為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為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脩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為然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

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況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況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

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奥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内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為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即世十餘年来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為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賙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由是懌得專於學其書亦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於齋宫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頃有教曰宋懌書

法可嘉其以顔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尚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於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懌

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修元史文辭為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為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奬之也唐甄濟不仕禄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於朝且請韓退之為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

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為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為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

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辨甚久蔣君未嘗以術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於翰林遂受業於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奬與以為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為可望者嗚呼此下疑有闕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為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强以酒食非其人輙辭布衣韋帶處乎林

泉而聲聞於遠邇葢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徼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湟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為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

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為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徵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為人而今已矣浙水

東固多竒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尚可得邪惜夫

題礲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礲硿子墓碣礲硿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

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磪硿
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
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言
論既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
厚慕尚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来師喪道微漠然無
復存者余先君貞惠先生昔為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迎

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於時洙泗之間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父處士生不顯於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於聞人以識其塋余謂諸京師爲之難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没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

至魯由盟覲之其俗盖将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告我余尚能為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没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

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禄位
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
入史館出為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
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
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
得其文者為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
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
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

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賔文學在當時最為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賔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為言多至數

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獘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公為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為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禄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禄而貴富者恒人也備

萬物於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於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耻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嵊之珏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珵字克讓生於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禄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於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尚友於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

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既沒而叔子思齊為陜西左叅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為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恒人遠矣蓋道徳有餘而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曽欲保先澤於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為法乎叅政公名可家以字行繇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為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為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為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由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挫於人充溢盛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為者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鋭然於有

為之初固若可喜及乎涉歴無窮之變未有不薾然消沮者也吾甞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甚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覩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為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有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見之乎茍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録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為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為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於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覩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葢節

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廹之者盈耳凝然不為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脩於閨閫之内寧知節義之名為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為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為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孫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為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

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為其慕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茍著為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為父師者往往以臯夔益稷丘軻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徳則庸豎賤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

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為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嘗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材亦不免冥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為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為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必以知為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蓋有要焉

操至靜之器以應乎羣動以索乎冊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既得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矣知既盡而於聖賢之學無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又甚愛之其於學不既得矣乎予復為是言者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為髙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腯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髙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車塵朐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荆公刻漏銘為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

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尚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為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為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

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為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其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

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為第一今仲珩草書自作詩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由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才志得矣非考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未易知

者為然也士之寛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刻厲疾惡者取人多喪其真自非誠明公溥之士其予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某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脩德確然守正不為詭隨之行茍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微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微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賛之皆以為難能則周君之善烏可誣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

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於取人也既為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為之書者非私乎周君盖猶二君之意也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

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鐃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懾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

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為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為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為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為鐃歌十二篇以宣歌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尚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脩

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于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黄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

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厦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

子之歌謡以豁其胷中之所藴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憔憔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飢寒流離夫孰可以為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黄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為余誦之金鏘玉戛宫鳴徵和有瓌奇纎妙

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為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書虎山槀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所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没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

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禄位得失為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覊寓數千里外在尺竹伍符中而放筆為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曄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況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東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

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於天下而聞於朝廷曩歲兩家為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令子訴於朝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為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情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

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於宇内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為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真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為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嘗徵予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為言予撫卷而視計其

時僅越七年而其人之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而余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

非達性命之故者不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矣君足踐利禄之埸不顧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揚言性本於告子臯夔以刑名聲色絶世引喻有味可為世戒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為許謂君子懐刑乃懐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為善之當為彼為不善之小人皆可

備觧經之一説盖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以稱物平施為言謂三十斤為鈞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賈誼大鈞播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蔽聰可駭者頗衆甚矣乎其為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瞀拘錮於已然之成説而漫不致思者亦已遠矣况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

蓋亦難能之士也第疑聶夷中詩二月非鬻絲之時以為乃四月之訛則為未當乎理夫夷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蠶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免飢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抑其方鋭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已之失邪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為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為難智

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為言之意者為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酹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横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已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絶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已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

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劃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爲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偹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惑且疑以理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之宜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之

也使慕利達而為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庸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為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禄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為乎公之為人御下寛默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為君

子而不自以為才是宜為天道之所祐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睿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虛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歛容垂問然文辭翰墨之賜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雅馴有法雖縉紳儒先莫過焉是豈特儒

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為聖世宗室多賢之慶矣

題許士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盖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為愈也是以於人為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没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

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㣲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别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

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為予言里人王暄與其弟暕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脩許君卒嘉猷為集所為詩暄暕為購工刻于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暄暕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為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

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為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䟦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父為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歴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況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為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輕

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寳玉大弓之竊獨㫄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為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為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寳藏于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為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徳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

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況一笏乎

書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已之所命以别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已之所致以彰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爲士者未嘗脩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怠其所宜爲而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爲是焉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也二者

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名號者不亦善於自脩者乎善於自脩者君子取之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覩制作文為之盛因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于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為職盖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由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

於樸順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浣濯剗除之何由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既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已不由而强人之從於事為難已由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況居位者乎李君茍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由之機巧之去而惇厚之用椎魯之尚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耻浮薄而勉為忠樸者其李君之化也夫

遜志齋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李大任

遜志齋集卷十九

明　方孝孺　撰

贊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為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徵若蓍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簒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洪識大器仇敉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强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亡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强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戕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戢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

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
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𡚁昌言正色以訓以
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為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
匪曰觀美羣情旣宣萬事畢理自以為智厭棄人言簒
弑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
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

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為骨肉義存君臣縱則
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跱虵豕屏
竄才優於為濟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
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
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狥道忘已後國先家季子
所耻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肸之賢髙

潔葢世非義之禄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恥之安乎賤貧我捆我屨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為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疑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貴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讐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

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逹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于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

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鑾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墻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

節可尊肯取瓦礫棄遺璵璠簒弑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汚已髙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為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汙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焕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没後人宗之指為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

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毁譽輙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狗大公舉讐與子取謗速咎終莫

能以道不勝偽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愎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為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纘業文襄政教具脩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為嬉孰能無為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為國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容宣成之間苛政横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徵鷄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為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

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嚚童僭擬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為譽為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為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

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為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孰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為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為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為謀猷甚遠拒而

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贊

李公氷

處厲民之時而為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

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為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為人之所難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靡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於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敎顯行齊於鄒

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

惠止一州使柬國鈞四海蒙休俗吏甲甲僅圖旦夕孰

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為政匪難患才之甲才優於事乃克有為惟忠定公萬

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

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寛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强破

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為世名臣將相無功

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憸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 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為贊辭時覲之以自勵將由此

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為足也作三賢賛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兹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戔戔比績丘明功孰

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儗公去千年斯文湮没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抉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為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為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

文在兹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為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嶶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為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為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黕昧公曰噫哉非子疇繼删煩剗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

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庸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為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為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於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每病於

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賛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為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

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
厄之大勲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
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為外媚悅取容自為身計嗟吾先生慨
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
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
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為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已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為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

嶽巨川未嘗有為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為初為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為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為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為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為善四海悅

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為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為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為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

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逺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葢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為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為師傅服羣臣不以為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於上雖以强臣亂賊之威指叱睥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

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為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孺為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為欒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為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

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為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為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覿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為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偷面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狗

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甞畏其為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為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内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於下故小人

得志以至於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内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益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宫而不知其為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汙餓死而不

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為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為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

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覩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求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

之為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茍彧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為逆亂則可追韓彭廉冄王尋為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為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竒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為之報讎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

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茍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賛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

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為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疇我與為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矯矯李公雄

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閉於黄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於公

孔璋贊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珍
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
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鬬之不止一
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
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
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一旦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
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髙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
而賔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

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於中聲名著於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為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為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

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擿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為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為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覼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賛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

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於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卧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為苟賤卑汚大節已隳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賓朋奸海内震恐正色揚言惴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於廟廊卧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蕭僕賛 有序

蕭僕者蕭頴士之僕也頴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頴士時時笞駡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頴士笞駡弗為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為僕者為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為作賛然非為是僕也賛曰天下

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彛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 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為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

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嘆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為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為賛以附其左方賛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為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瓦觧河潰維聖廸哲察於人言虛已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

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宄擅國國不遽亡繄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閽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凛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赸君九京吾為君御

南稜王先生像贊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覲於

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既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於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之耆老以考其行已之大方葢直諒剛嚴之君子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

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子最顯者為黄文獻公溍仕元為學者所宗而先生之孫翰林待制禕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賛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安之倫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 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皇上以萬幾之暇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在列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寵褒之意公既詣闕稱謝將藏諸家以侈上恩以為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寓目焉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於王庭者若商之傅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

多在既沒之後惟唐太宗為學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尚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之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於家也今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蓋容勿文足以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其下而官為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藏於家豈非間世奇遇尤為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知之某非敢以為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

贊辭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精執筆横經陟降大庭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為儒宗陰翊治道德為世儀文為世師凡厥縉紳孰克似之華髮蒼顔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子所詔

御書贊 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寵遇皇上為更今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羡垂光景星慶雲聖人憲天

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嵎夷昧谷髫童鮐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雲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脩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吏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脩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

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
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祗奉
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慎脩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
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為一不義以負於天
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賛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為天下望名不係乎寵
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

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為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絶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拕之而不聱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已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

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内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

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賛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為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漳州通判會詔脩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為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

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為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其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為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敘而賛之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求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

名豈知其心我懐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賛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為僊脫然無累者吾知其為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為儒者之賢人於茲三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僊而好佛行高而志專羊神朗潔如氷雪之在澗意氣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由然也况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賛

不翕翕以為同不戞戞以為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禄不足以為大布衣糲食不足為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顛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若鳳凰之於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賛

璠璵其温氷雪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爛然為

世重寶郤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摺像賛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鋭於自脩而耻於干譽徼寵此王子所以犀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予嘗以謂茍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

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賛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盡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誾誾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畫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賛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於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跡容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厨廐薪芻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為先務夜四鼓輙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饑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

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為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為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為踈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内實有餘不適於時而與古為徒嗟乎使斯人而為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内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嶢嶢以忤物不汩汩以阿世亍方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蓋蒼之西東海之滋也

劉廷脩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凛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為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於人造物為徒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禄位也輕以仁義為樂故於嗜好也薄畜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堂之署

以爲國之著龜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㫖誠足以纉前緒而開後覺也歟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衒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已以狥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閲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葢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厖淳厚之氣寛和博大足以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盡試也出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粲若星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盖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為人窮而不戚泰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耆英淪逝之餘覧乎遺像而抆涕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盖畫史能肖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態而盡彌綸此所以頓剉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浩心之蘊蓄自足以藻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託於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為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灑然絶俗之韻溫然玩世之資不茍同於求合不立異以取奇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覯其儀狀淸而若腴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爲禄位所羈者乎

澹如居士贊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沖然内足者燭理之明也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

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衆所愧乎天故不願乎人知也此古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自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充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欿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纂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東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紱獨養高於林藪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為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乎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狙詐為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覩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尚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閒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

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邱一壑所能容耶

黄氏三壽圖贊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生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為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内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髫之童輙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紿然後慨然

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
間竊自觧以為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
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
婺聞浦陽黄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
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頒白冠裳
如畫行步踆踆可數嘿然若不能為辭余私念史遷之
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
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

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為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為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

德詐諼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龎厥風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弭殆臻於理曷占其端視諸黄氏維黄世族為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隳弗居其名福禄攸躋懿兹黄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貲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耆艾集於一身嚋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揆季也夔夔以毅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珍於以療饑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

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華其瀉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為異也况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乎閥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詫胡為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塲倘徉於寛閒之野邪

姚貞婦賛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彦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嫜慈以

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於鄉閭休風慶澤施於後昆子禮原以才薦於朝為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於天下里父老言於縣以達於部使者參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搢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於國風伯姬謹禮書於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為儔而上弗預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賛辭播於閭里俾有所勸用敦於人紀其辭曰帝降厥衷孔粹惟人

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於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恒詩備盛衰著美刺懸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夫人媲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於尊嫜協於姻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旁于凊于温則曰既耄于鞠于育心焉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兹信誓敢負所天

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雛嘵嘵載翔載翺鳴于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為天子使為民所視人曰孝子弟禄是承何以啓之母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古淑媛列於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於里閭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亶哉匪誣

老人星贊二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無

謂弗聞彼杖而遨日瞰爾門

食氣之母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佑下民宰

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

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

妄庸攘敓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

間

白鹿洞規賛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為賛以繫之辭曰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弼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閼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虚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

矯以人為行之愈囍千五百年聖統莫繼掇其緒餘以
取禄利有宋羣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
羣經淘汰衆説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覃被天
下譬諸飲食非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
不汩則淺曷知其然其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
倫有紀天秩天彛民日由之寧不預知為學之初舍此
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為事驗之於行天實牖
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為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

百爾君子公言是諏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歸田圖贊

干禄非冒髙蹈非矯趨舍進退由義與道孔明之度子房之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山崇崇其下江水清風穆然盛德之士

畫梅贊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凡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

甍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閲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賛之曰玉質氷姿不汙纖塵破顔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凛然如對公像

馬圖賛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為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靮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為御猶不若羣

遊自肆之為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髙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為作贊云麒麟騶虞貴不可覊强加銜轡於馬為疵世人不察以此為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躡風羣飲於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鬛奔馳況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為好義作脩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為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

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遜志齋集卷十九